

法 国

诗 歌

译 丛

话语集

Paroles

[法] 雅克·普雷维尔 著

陈玮 译



定稿于1947年的《话语集》收入了1930—1944年间的九十五首诗，体裁不拘一格，语言亦庄亦谐，难以分类，模糊了散文和诗的常规界限。其开篇一首《试论法国——巴黎一场头面化妆晚宴》令人耳目一新，把超现实主义的讽刺与无秩序推向极致；而他独创的“快讯”式和“清单”式诗体则丰富了诗歌的形式。半个世纪以来，《话语集》先后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广为流传，经久不衰。《话语集》出版至今，在法国已发行三百余万册，堪称“诗歌已死”时代的诗歌奇迹。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
编
树
才
秦
海
鹰

法 国
诗 歌
译 丛

话语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集 / (法) 普雷维尔 (Prévert, J.) 著; 陈玮
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Paroles
ISBN 978-7-208-09476-5

I. ①话… II. ①普…②陈… III. ①诗歌—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1314 号

责任编辑 张 铎
特约编辑 赵志明
封扉设计 杨林青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话语集

[法] 雅克·普雷维尔 著
陈玮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167,000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76-5/I·815
定价 48.00 元

主编的话

法兰西民族一向视语言文化为命脉，诗人则以探索和创造为天职。可以说，从现代诗鼻祖波德莱尔开始，法国诗歌获得了它的新方向：智性融入抒情。继波德莱尔之后，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凸现了“新方向”的三种维度：狂热的创造欲、精美的音乐性和形而上的深度。

象征派之后，法语诗歌自由地“奔涌”起来。而作为超现实主义的主要果实，语言的自发性开始呈现为一首诗的生成方式，甚至一种诗质。超现实主义之后，法国诗歌不复存在“流派”和“主义”之争，惟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继续破坏式的创新，还是向传统回归？”对此，每一位诗人都以各自独特的创造力和个性予以回答。

根据我们的观察，20 世纪法国诗歌杂花纷呈：多元，分散，各写各的。当然，当代诗歌的技术化倾向是令人忧虑的，这大概是世界范围内的诗歌征候：诗艺的技术意义被夸大了，诗艺的精神内涵则被忽略。实际上，生命体验才是诗歌的真正源泉，想像力和诗艺则内在地作用于一首诗的生成。

当今社会，物质主义泛滥，人们的生活被这种或那种市场原则所主宰，诗歌和诗人正在逐年“边缘化”。但诗歌，这朵以自由、激情和想像力为土壤和生长条件的生命之花，在人类的生活中却不能“缺席”！因为那里有语言的艺术那古老而恒久的美，有个体生命那活生生的呼吸。

为了让国内读者了解法国诗歌富于创造力的不同侧面，早在 2002 年，我们就与楚尘先生一起，开始了“法国诗歌译丛”的策划工作；可惜好事多磨，加上译诗之难，直到七年之后，在法国外交部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下，又有幸遇上施宏俊先生的慧眼和胆识，才得以出版第一辑（共八种）。

我们希望将来条件具备时，还能继续出版第二辑。

树才 秦海鹰

2009 年 4 月 3 日 北京

目录

中译本序 民众诗人的话语	01
试描述法国—巴黎一场头面化妆晚宴	09
马的故事	25
捕鲸	29
美好季节	32
阿利坎特	33
家庭旧事或凶神狱警	34
我看见其中几个人……	53
为了你，我的爱	55
伟大发明	56
事件	61
厉声开音符	76
天主经	78
塞纳街	80
笨学生	84
鲜花与花圈	85
返乡	89
音乐会没有成功	92
果核时节	94
蜗牛送葬曲	100
里维埃拉	103

懒觉	106
在我家里	110
猎童	113
家庭生活经	116
变幻的风景	118
在田野……	123
人类的奋斗	128
我就是这样	132
血中的歌咏	134
清洗	138
倒戈	143
这场爱	189
手摇风琴	193
书法练习	196
早餐	199
刚强的女孩	201
愁思茫茫	202
绝望坐在长凳上	203
捕鸟者之歌	206
为了给小鸟画像	207
流沙	210
几乎	211
正路	213
伟人	214
手推车或伟大发明	215
最后的晚餐	216
尊贵家族	217

美术学院	219
三王来朝	220
圣经	222
打谷机	229
破碎的镜子	232
自由街区	233
新秩序	234
随小鸟而定	236
您将看到您将看到的	238
红霞无边	239
歌谣	240
法语作文	241
日食	242
狱卒之歌	243
红漆木马	245
愚蠢的断言	246
诞生	247
音信	248
集市	249
在花店	251
史诗	253
苏丹	254
节日活动继续	256
凡高的悲歌	257
星期天	260
公园	261
秋	262

夜巴黎	263
花束	264
芭芭拉	265
清单	268
比熙街如今……	272
历史教训	278
荣耀	282
不能	284
会话	285
奥西里斯或逃往埃及	286
和平演说	288
查票员	289
向小鸟致敬	291
虚度的光阴	297
海军上将	298
战天使	299
卡鲁塞尔广场	301
行列	303
婚礼与盛宴	305
毕加索的漫步	309
毕加索的神灯	312
跋	321
附录一 重而不复的魔术	327
附录二 雅克·普雷维尔生平和	
创作年表	339

中译本序 民众诗人的话语

沈大力

雅克·普雷维尔不自况“诗人”，实因其话语独特，在法国当代诗坛别树一帜。今有意大利“国际新弗洛伊德运动”发起欧洲新文艺复兴，提出“话语数脉”（Le chiffre de la parole）的理念，颇有些让其拉丁姐妹们不知所云。何谓“话语数脉”？其实，读读普雷维尔的《话语集》，就会有实感，胜似苦苦去进行一番符号学研究。

2009年，巴黎市政府举办了《巴黎佳丽》展览，首次大规模呈现了雅克·普雷维尔丰富的诗歌创作和整个电影生涯。参观者潮水般涌来，在几座展厅驻足，细读普氏的诗稿、手迹和生活工作照，或静坐放映室里看《戏楼儿女》、《夜来访客》、《维罗纳情侣》、《雾岸》、《拂晓》等影片，或沉浸在《落叶》、《芭芭拉》的歌声中，沉醉于一种清澈淡远的意境中。

大厅里，普雷维尔为影片《戏楼儿女》写的对白在参观者的耳畔回荡。女主角嘉朗丝温情地对情人巴蒂斯特·德布罗说：“爱，是如此简单！”如此简单之话语，竟是那么触动听众心魄，宛如人鱼泣珠，美姝漱玉，晶莹剔透

透。普雷维尔就是这般纯任性灵和自然超逸，用清淡的话语表达浓郁的情感。

确实，他的诗歌语淡情浓意深，反映了寻常人的心境。且看《公园》一诗：

一千年一万年
也倾诉
不尽
那永恒的一瞬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沐浴冬日的晨曦
在巴黎蒙苏里公园
在巴黎
在地球
在地球这颗星辰里。

没有华丽辞藻，亦无生僻典故，自然观物言情，清新秀隽，流溢出醉人的别样幽芳。

再看《家庭生活经》的尾声：

.....

儿子被打死香火没法继续传

父亲和母亲去墓园
父母亲觉得这很自然
生活继续照旧打毛线打仗打生意算盘
打算盘打仗打毛线
打打打算算算
埋进墓地才算完。

这里，诗人讥嘲法国平常人家的浑浑噩噩，遣词精工自然，一洗经典诗坛寻章摘句的雕虫之习，特别含蕴着一种冷色幽默，似乎让人徒唤奈何，实则是对既立秩序的深刻暴露，对精神贫困的犀利批判。与《公园》里对幸福的温情表达相反，他在此表达的是凡人“心灵的反抗”，矛头虽指向世上驱民于战的豪强，但并不同于一帮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实际上，作为一个反权威、反教条的歌者，他只是描述巴黎的“晚宴”，揭下宾客们的“面具”，而自己绝对不愿、也不可能由一个为民请命的游吟诗人最终变成社会的主宰。或许，这正是普氏话语的“数脉”，恰为他脱离超现实主义“教父”安德烈·布勒东的缘由。

《话语集》发表于1945年，恰在普雷维尔为马塞尔·卡尔内导演的影片《戏楼儿女》写对白出名一年之后，是他最早的一部诗歌合辑，也是作者写幽默自由诗，大量求之于“同音异义”或“音节颠倒”、寓意、反衬等文学

修辞格的创新典型之始，而后传布甚广，在欧洲几乎家喻户晓，故有着特别显著的意义。他的其他几部散文诗集，如《故事集》、《戏剧集》、《雨天与晴日》、《春天盛大舞会》和《碎语集》，以及由音乐家约瑟夫·科斯玛配曲的《五十首歌》等，都以近乎口语的通俗形式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咏唱庶民的悲欢和对幸福的渴望。

在那塞纳河，
我体验过，
体验过爱情
和苦难的折磨，
而这一切，
又在忘乡湮没。

这是普雷维尔为尤里斯·伊文思的艺术纪录片《塞纳河畔》所配的诗文；作者以朴实的抒情格调叙述了“塞纳河与巴黎的邂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感动了中国观众。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知道，在“启蒙城”巴黎生活着一位像清代《通志堂集》作者纳兰性德一般格高韵远、不随人道黑白的法国诗人，而且他对中国及东方的长城怀有浓厚兴趣。

同巴尔扎克和雨果一样，普雷维尔虽未曾踏足中华大地，但却有一种“中国情结”，在《地方色彩》一诗中曰：

天堂鸟在爽朗地欢笑
这些中国人多可爱，
有欢乐，也有心焦……

在题为《蚕丝》的诗里，他缕述“丝绸之路”终点长城的景致：

中国的长城之巅
袅袅飞燕，
在那边天真地觅食，
终日筑巢不倦……

普雷维尔从巴黎寄情遥远的长城飞燕，在北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2000年11月，时值他诞辰100周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大会，千余人踊跃参加，大会还出版了法国专家和一些中国年轻学者们悉心研究他诗歌的“论文集”。其时，法国外交部特地来电祝贺。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到会发表演说，特别强调：

“这是一次我们两国文化通汇的良机，既生动活泼又富有成果，体现了普雷维尔进行现实交流的精神。”

这次活动也成为年轻教师陈玮研究和翻译普雷维尔诗歌的契机，导致今天《话语集》中译本的出版。意大利

有一句谚语云：翻译本是一种悖论。要在诗歌翻译中完全做到鸠摩罗什所谓的“依实出华”，几乎是不可能的。普雷维尔的“话语”貌似通俗，但却充分体现了法文表达的特殊风格，加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悬殊，要在汉译里表达出原诗的化境，实际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让人望而却步。

翻开眼下的《话语集》中译本，与法文原诗仔细对照一下，不难发现译者在处理诗宇（univers poétique）的明相与暗面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她在尽力求得神似上进行相当有效的再创造，付出了可贵的努力。当然，这跟译者本人具有诗人气质和对普雷维尔文学艺术生涯相当全面的长期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诗歌翻译来说，这是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诗人阿芒·卡蒂八十寿辰时，笔者还记得曾在巴黎跟普雷维尔的生前好友让-克洛德·雷维一同去过普氏故居维隆别墅，触景生情，曾模仿逝者的风格赋诗，感怀他为人熟悉的面貌：

他有一双凸出的眼睛，
像两块点燃的火石一样
放射出炯炯的光芒……

还有他的精神特征：

他主持正义，
活着，笑着，
话语总那般俏皮。

普雷维尔的话语，是民众发自心底的呼声，是时代的号角，令人联想到民众诗歌先驱欧仁·鲍狄埃要推翻偶像崇拜的响亮号召：

我们将来成百地撕碎
那些虚伪的纸神祇。

或者，联想到法国另一位民众诗人克洛维斯·于葛在追悼《樱桃时节》作者克莱芒时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将从耻辱的文坛上，
揪下那帮御用讴歌者，
不让他们再把恺撒颂扬……
波浪在微风吹拂下歌唱，
像迷雾被驱散，
教条终将被埋葬……

2010年春夜，于北京永安里蜗居

